

古文苑
三





古 文 苑
(三)

章 樵 註

古文苑卷十一

對

董仲舒郊祀對

雨雹對

酈炎對事

狀

樊毅乞復華山下十里以內民租田口算狀

郊祀對

董仲舒

漢書本傳仲舒相膠西王以病免居家以修學著書爲事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

廷尉臣湯昧死言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日

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

仲舒治春秋此對止據春秋所書魯郊言之未足以該天子之禮

助曰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以夏之孟春祈穀于上帝禮曰於郊故謂之郊魯以周公之故特得以孟春祈穀于上帝亦謂之郊郊皆用辛日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所謂吉事先近日也若以冬至則不當卜此說爲長

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宗廟天尊於人也

禮記

王制曰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鄭氏注不敢以卑廢尊

王制曰祭天地之牛

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此言德滋美而牲滋

微也

王制鄭氏注握謂長不出膚

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

公羊子曰魯祭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犗羣公不毛注白牡殷牲也騂犗赤奇周牲也不毛不純色所以降於尊祖帝

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

禮曰養牲必在滌三月滌者養牲之官名

也養之三凡

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芻秣之食

莫如令食

音飼

其母便

秩謂日食粟料肴品以養性之芻秣飼其母

臣湯謹問仲舒

魯祀周公用白牡非禮也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周天子
用騂剛羣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對曰
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
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曰無德不報故
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
臣仲舒愚以爲報德之禮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諸侯祭土
公羊子曰魯郊非禮也天子祭天諸侯祭土注土謂社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
公傳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於天
道成王令魯郊也伊川程氏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臣湯問仲舒魯祭周
公用白牲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剛周色尚赤
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周禮陽祀用騂牲毛之注騂牲赤色毛之取純毛也陽祀祭天於南郊及

宗廟剛與桐同

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臣

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

至也陛下祭躬親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奈何以鳧當

鶩鶩當鳧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仲舒愚以

爲不可臣犬馬齒衰賜骸骨伏陋巷陛下乃奉使九卿

廷尉漢九

卿也問臣以朝廷之事臣愚陋曾不足以承明詔奉大對臣仲

舒冒死以聞

雨雹對

按漢書武帝本紀及五行志並不載元光元年雨雹豈史有闕文邪鮑敞以私問焉將以窮造化之

變也觀仲舒之對廣大精切豈漢儒拘拘災異者之比邪

元光元年二月京師雨雹鮑敞問董仲舒曰雹何物也何氣

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脅陽氣

五行志電者陰脅陽也震者陽脅陰也

天地之氣

陰陽相半和氣周迴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

月是也故謂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

陰疑於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

杅杜詩日月陽

止鄭氏箋曰十月爲陽

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於無

陰故亦謂之陰月自十月以後陽氣始生於地下漸冉流散

故言息也陰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用

事自四月以後陰氣始生於天上漸冉流散故云息也陽氣

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純陰用事二月八月陰

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移無有差慝運動抑揚更相動薄

則薰蒿歆蒸而風雨雲霧電雷雪雹生焉氣上薄爲雨下薄爲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若圓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於上體尚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爲大雨下凝爲冰霰雪是也雹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爲慶三色而成喬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

則陰陽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
雪至牛目雹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而爲禳沴之妖也敝曰
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陰不孤立陽不獨存耶仲舒曰
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此則氣爲陽陰用事此則
氣爲陰陽陰之時雖異二體常存猶如一鼎之水而未加火
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氣息火水寒則更陰
矣純陰則無陽加水熱則更陽矣然則建巳之月爲純陽
不容都無復陰也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薺麥枯由陰
殺也月令孟夏靡草死麥秋至注靡草薺亭歷之屬薺麥蓋二物也建亥之月爲純陰不容
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薺麥始生由陽升
也其尤者薺蔭死於盛夏款冬花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

火至陽而有涼焰

天一生水本屬陽以其至寒故爲極陰如北山湯可辟狐兔所謂溫泉也地二生火

本屬陰以其極熱故爲至陽如南方有火

故知陰不得無陽

陽不容都無陰也敞曰冬雨必暖夏雨必涼何也曰冬氣多

寒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暖而蒸成雪矣夏氣多暖陰氣自

下昇故人得其涼而上蒸成雨矣敞曰雨旣陰陽相蒸四月

純陽十月純陰斯則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曰然純陽純陰

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敞曰月中何日曰純陽用

事未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未冬至一日朔旦夏至冬至其正

氣也敞曰然則未至一日其不雨乎曰然頗有之則妖也和

氣之中自生災沴能使陰陽改節暖涼失度敞曰災沴之氣

其常存耶曰無也時生耳猶乎人四支五臟中也有時及其

病也四支五臟皆病也敝遷延負牆俛揖而退

對事

酈炎

春秋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公羊子曰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同欲立之以爲君謁請兄弟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卽之闔廬曰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烏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桓譚東漢人以公羊之說爲未然然炎主譚議設客問以辨明之

客問酈炎曰吳王曷不傳子而傳兄弟四人傳者將以致國乎季札季札不受雖有僚立闔閭之弑春秋猶以不受爲義

不煞爲仁而桓譚以吳之篡弑滅亡覺由季札札不思上放

周公之攝位而下慕曹臧之謙讓

史記諸樊讓位季札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將立子

臧子臧去之君子曰能守節矣

名已細矣春秋之趨豈謂尔

乎炎曰夫四王

夷昧壽夢至

之輕命致國乎季子

公羊曰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

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海於子身

謂其能流慶百世也季子不受內有

篡殺之亂外致滅亡之禍雖知潔己之可爲不惟宗廟之絕

祀其痛矣問曰周制諸侯父死子繼若札從先私志受非所

繼是浮行豈節義之謂與闔閭之欲國蓋緣札之雅意故曰

李子雖至不吾廢也

史記王僚使季札於晉公子光告專諸曰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

不吾廢也按史記光即諸樊子後立爲王號闔廬謁諸樊名也

今如吾子之云則君子何稱

乎炎曰光知季子仁而無權故肆意焉季子不能討是則春

秋所譏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子之云公羊也公羊不以父命

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不以家事辭國政衛輒拒父猶

謂之可以公羊曰靈公逐蒯聵而立輒輒之義可立乎曰可不

也不以家事辭王父事以王父命辭家事是上之行況以國治纂

弑之子乎祭仲行權公羊嘉之云君可以死易生國可以存

易亡也春秋桓十一年宋人執祭仲公羊子曰祭仲者何鄭相

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

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按突宋甥也宋人

以仲爲能行權季子不然猶可善乎此蓋公羊之失非義

之通者也周公誅二叔不爲不仁宋穆受兄國不爲不義

傳宋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

廟主則與夷不若女蓋終爲君矣宣公死繆公立注與夷者

者宣公之子繆公君子急病而讓夷故踐明堂朝諸侯非榮其

位爲時之急也

夷平也言國平則讓國病則急救之周公之攝蓋時之所當急也

以季子之

才君國子民行化四方與夫句踐相去幾何若令向時見國

危亂慕周公急時之義思先君致國之意攝政持統邁其威

德奚翅遷都瑯邪

越絕書曰勾踐伐吳霸關東徙瑯邪起觀臺以望東海漢地理志瑯邪縣越王勾踐

嘗治

尚征上國朝齊宋鄭魯衛執玉之君哉

國語越滅吳上此

衛陳蔡執玉之君皆入朝炎言季子之才遠過勾踐孔子稱

可與立道未可與權

見論語

權反經而善

公羊

聖之達節者也

左傳云聖達節其次守節

季子守節之士

左傳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趙文子問曰延州來季子果立乎

對曰季子守節雖有國不立

故非其量度乎問者因又謂炎曰古者聖人

封建諸侯皆云百里取象於雷雷何取也炎曰易震爲雷亦

爲諸侯雷震驚百里曰何以知之炎曰以其數知之夫陽動

爲九其數卅六陰靜爲八其數卅二震一陽動二陰靜故曰
百里易揲蓍法三揲之餘得九是爲老陽其策卅六得八是爲少陰其策卅二震下一爻得九而變故云動上二爻得八不變故云靜三爻之策數合而爲百故言百里問者稱善

掾臣條屬臣準書佐臣謀宏以太守上祠西岳乞差

一縣賦發復華下十里以內民租田口算狀

掾屬書佐皆尚書屬官條準謀其人名也並主通郡國書狀者

樊毅字仲德漢元舅射陽侯樊丹之後有修西岳廟記蔡邕文見後

光和二年

漢靈帝年歲在己丑

冬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宏農太

守臣毅頓首死罪狀書

郡國書狀先上尚書以達于上

臣毅頓首頓首死罪

死罪謹案文書臣以去元年十一月到官其十二月奉祠西

岳華山省視廟舍及齋衣祭器率皆久遠有垢故魯不修大

室春秋示譏

春秋文十三年大室屋壞穀梁子曰譏不修也周公曰太廟魯公曰太室

臣以神岳

至尊宜加恭肅輒遣行事荀班與華陽令先讜以漸繕治成

就之後仍雨甘雪霰潤宿麥惠滋黎庶臣卽日以詔書齋祀

雪未消釋時日清和神親民喜

親作歡

誠聖朝勞神日昃廣被

四表覆育之德神人被施遐邇大小莫下幸甚臣毅頓首頓

首死罪死罪讜書言

華陽令先讜有書言此毅條上

縣當孔道加奉尊岳一

歲四祠養牲百日常常充肥用穀藁三十餘斛或有請雨齋

禱役費兼倍每被詔書調發無差山高聽下恐近廟小民不

堪役賦有饑寒之窘違宗神之敬乞差諸賦役

謂以遠近差次一縣賦役

復華下十里以內民粗田口業

復者蠲除其賦役以優之也方六反口業卽口算令民計

口出錢歲百二十爲一算始於漢初

以寵神靈廣祈多福降中興之祚臣輒聽

行盡力奉宣詔書思惟惠利增異復上臣毅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

古文苑卷十一